

欽定宋史

卷三百三十九之三百四十七

欽定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九

蘇轍族孫
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
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厯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
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
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
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
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
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
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

持取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所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悟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

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年授齊州學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徙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至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

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輪道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一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其羽書胥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覺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敵散及時縱合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

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營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害胥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處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

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臧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尙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

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尙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

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

邊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倏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尙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卽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輒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輒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達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輒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輒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厯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旣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

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轍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尙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尙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尙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尙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尙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厯歲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懽懽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謫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願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

嚴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
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迺遷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黃庭
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
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
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
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變陝兵大集先以變兵誘其
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旣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
矣燾得書卽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
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
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感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祕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
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
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說其學術議

論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世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梃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九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